

那辆奶油色的电动车，在晨光中总是泛着水润的光泽。自从我升入初中，它便成了父亲沉默的战友。因为是二手的，车身不新，电瓶也老，续航里程像沙漏般需要精确计算。父亲在日历上画满红色圆圈——那需要充电的日子，每晚都要确认充电器是否亮起那盏微弱的红灯。

天还没亮透，父亲的身影就出现在楼下。他先用抹布擦干坐垫上的露水，再蹲下身检查电瓶接口。当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昏昏沉沉地下楼时，总能看见他早已在车上等着我，后座留给我一片温热的天地，在电动车平稳的嗡鸣里，我常缩在后座继续约见“周公”。

金锦萱 福建省霞浦县第六小学五(1)班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记忆宛如浩瀚夜空中闪烁的星辰，有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黯淡，但那颗北极星，永远明亮。这颗北极星便是我家乡的豆腐日。

每年的正月二十六，是家乡的豆腐日。在这一天，乡亲们会精心制作出香喷喷的豆腐，然后分送给亲戚、邻居。“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”，豆腐日逐渐成了我家乡独有的节日。

豆腐日的清晨，阳光透过层层树叶，如碎金般洒进房间，小鸟在枝头欢快地唱着歌。听说今天家里要制作豆腐，我兴高采烈地对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想和您一起做豆腐，可以吗？”奶奶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，爽快地答应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奶奶拿出昨天泡好的黄豆。泡好的黄豆就像一个个胖娃娃般可爱。奶奶带着我来到公用房里的石磨前，说道：“你等会儿帮奶奶一个忙，把豆加进石磨的洞里。”我连忙答应下来。一开始，我总是跟不上奶奶的节奏，有时不小心还会把黄豆掉在地上，但慢慢地，我逐渐掌握了节奏，与奶奶配合得越来越默契。

磨好豆浆后，我和奶奶一人提着一大桶豆浆往家走，那豆浆桶沉甸甸的。回到家，我们把豆浆倒入过滤网中，我和奶奶一人拿着过滤网，两只手不停地抖动着，将豆浆过滤干净。过滤后的豆浆被倒入锅中煮沸。看到锅中翻滚的豆浆，我不禁想起了苏轼所写的诗句：“一轮磨上流琼液，百沸汤中滚雪花。”煮沸之后，那浓郁的豆香扑鼻而来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舀上一勺尝尝，却被奶奶阻止了：“等会儿凉了再喝。”奶奶把豆浆倒入瓷缸中，滴上几滴“神奇药水”——石膏，不一会儿，就变成了我最爱吃的豆腐脑儿。

终于到了我最好奇的一步——豆腐脑是如何变成豆腐的呢？原来，把豆腐脑放入已铺好纱网的四方形木蒸笼里，每笼装上适量的豆腐脑，而后包好纱网，压上木板盖，在盖上再放上石头压上，大约过半个小时，期盼已久的豆腐，便悄然成形了。

晚上，我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的豆腐，口感非常嫩滑，这可是我自己亲手参与制作的豆腐，味道格外不同。

在家乡的豆腐日里，那袅袅升起的蒸汽，浓郁的豆香，还有奶奶忙碌的身影，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中。每一次吃到软嫩的豆腐，仿佛都能感受到奶奶的爱与关怀。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奶奶一起做豆腐了，但每年的豆腐日，那些温暖的画面总会涌上心头，让我永远回味。

漫画老师

我的画画老师姓任，是一位独特的老师，他就像一本充满趣味的漫画书，每一页都藏着不一样的精彩。

他头发稀疏，宛如秋日里即将凋零的草丛；下面嵌着一双大小恰到好处的眼睛，鼻梁高挺，乍一看，活脱脱一副老实人的模样。再看他那双不太起眼的手，上面布满了厚厚的茧——那是长年握笔留下的印记。

任老师是个温柔的人。刚上课时，我曾因走神画错了一处，心里正忐忑不安，生怕迎来一顿严厉批评。谁知他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，微笑说：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先这样画吧！”那声音像一阵春风，拂去了我心

头的紧张。我愣住了，原来犯错也可以被如此宽容对待。那一刻，我对任老师的温柔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
如果说温柔是他的一面，那么风趣便是他的另一张面孔。班上有个外号“屎壳郎”的同学，总爱左顾右盼、交头接耳，这会儿又发起呆来，早已将课堂规矩忘得一干二净。任老师见状并不动怒，反而笑眯眯地说：“我来讲个故事，好不好？”话音刚落，全班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在他身上。

他讲得绘声绘色，语调时而轻快如溪流，时而低沉似夜风，偶尔猛然提高音量，让全班精神为之一振。我闭上眼，仿佛看见惊险的悬

崖、欢快的田野，还有令人落泪的离别画面……整个教室仿佛变成了故事的世界。可就在情节最紧张的时候，他却戛然停下，笑着说道：“好啦，等你们画完，我再继续。”这句话像一盆冷水，浇得我们心痒难耐。大家纷纷发出嘘声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得埋头画画。

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当我们下节课满怀期待地等着续集时，他却装作一脸茫然，完全不记得这回事了。我们既气又笑，可又能怎么办呢？

多年后，我或许会忘记某一笔该如何勾勒，但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在画纸边讲着“未完待续”的任老师。他不仅教会我如何执笔作画，更让我明白：原来学画可以如此快乐，原来老师也可以这样温暖又有趣。

父亲的电动车

冯健涵 陕西省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高一(2)班

说。

“雨大，坐好。”他重新拧动油门，电量表在红线周围徘徊。当电动车用尽最后一丝电力停在考点门口，我回头看见父亲推着车走向修车铺的身影。雨水打湿的裤管紧贴在他小腿上，每走一步都留下深浅不一的脚印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次急撑让他脚踝肿了半月。而当时他只是挥挥手，在冰冷的雨点中点亮让我温暖的灯光。

“就送到这儿吧。”我望着不远处的大门



朱钧森 常州经开区实验小学四(4)班

今天我和同学们不用上课，学校开展“香味活动”，就是让同学们自己动手做食物，给自己吃。

我们班做的是——面疙瘩，老师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些面团，有白的、青的和紫的，我很幸运拿的是白色，老师教我们，先从面团里拿出一点小面团，然后，揉成长条，接着，一个白白胖胖还肉嘟嘟的“小娃娃”就做好了，再多做几个，就好了。

阿姨们把“小娃娃”放进锅里煮一煮，就可以吃了，一碗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面疙瘩，老师帮我盛了一点，我拿起勺子放进嘴里，好吃极了。

我喜欢学校里的“香味活动”！

午后的阳光暖融融地照进书房，我捧着那本翻得起毛的《西游记》，正读到“龙宫借宝”这一回。书页上，孙悟空脚踩浪涛，手中金箍棒金光乍现，威风凛凛。看着看着，我不禁攥紧了拳头：若能随大圣上天入地，去那东海龙宫挑一件称心的兵器，该是何等的福分。

正神游天外，书页上的金字忽然流动起来，一道金光“唰”地裹住我全身。再睁眼时，四周已是另一番天地。脚下是凉丝丝的青苔石缝，抬头望去，洞顶的石笋千姿百态，有的如剔透水晶，有的似垂落银帘。可我哪有心思细看？擦着衣角往里走，石座上忽然晃过一道金影——竟是孙悟空斜倚石桌！他全身金毛如同镀了层日光，火眼金睛扫过来时，我的腿都软了。

正要躲闪，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也穿了件猴毛短褂。灵光一闪，我壮着胆子上前，声音发颤：“师傅，您有了金箍棒这般神兵，

栀子飘香

这天下午，我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准备进入地铁口，却在不经意的抬眼间，望见了长廊尽头的那个身影。

一位银发老奶奶坐在小马扎上，面前摆着竹篮。篮子里满是乳白的栀子花，花瓣微微卷着边，像是刚睡醒的娃娃。一块洗得发白的深蓝布上，整整齐齐摆着做好的花环——有两朵并排的胸针，有绕成一圈的手环。奶奶手中正在编着什么。停下脚步，淡雅的芬芳悠悠地飘过来，不浓不艳，却让人想起初夏的清晨，露水还挂在叶尖上的光景。

“奶奶，这手环是刚做的吗？”我蹲下身，轻轻拿起一个。花瓣还带着湿意，嫩绿的花柄小心翼翼地托着花朵，每一朵都饱满得像要滴出水来。“是呀，今早刚摘的花。”奶奶抬起头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，“你看，这花的茎是空心的。”她拈起一朵，对着光让我看，“用细铁丝从这里穿过去，再从中间回过来，一朵接一朵，就串成了。”她的手指在花间穿梭，像在弹奏一首无声的曲子。不消三两分钟，一个单层手环就做好了。

“我喜欢栀子花，”她一边调整花的位置，一边慢悠悠地说，“它好看，好闻，编成手环，能把这份好留着，戴的人闻见了，心里也舒坦。”她帮我戴在腕上，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：“小姑娘，太瘦啦，要多吃饭。”她的手粗糙，却

龙宫借宝记

也给徒弟寻一件呗？”孙悟空挑了挑眉，金箍棒在手中转了个圈：“这有何难？”话音刚落，一朵筋斗云已裹着我们破空而去。云头擦过东海浪尖，孙悟空将金箍棒往海里一戳，滔天巨浪“哗啦”一声向两旁分开，露出一条水晶通道。“小泥鳅，你孙爷爷带徒弟取兵器来啦！”虾兵蟹将的铜铃声还未响彻，东海龙王已甩着龙须急匆匆赶来。见到我时，他眼睛瞪得溜圆：“大圣何时收了徒弟？”孙悟空把我往前一推：“少废话，把你家最趁手的兵器拿出来。”

龙王搓着手赔笑：“巧了！当年海神波塞冬路过，留下一柄三叉戟在此——此宝能搅翻四海，呼风唤雨，只是需有神通之人方能驾驭。”珊瑚铸就的兵器库大门缓缓开启，我的眼睛瞬间被宝光晃花。只见正中央的玉台上，一柄三叉戟静静悬浮在光晕中：鎏金柄身上盘绕着栩栩如生的龙纹，顶端镶嵌的鸽血红宝石流转着神秘光华，空气中飘散着海水的清冷气息。

我迫不及待地扑上前去，一道淡

如今我跨上电动车座，才真正读懂那些年父亲在风中的姿态。露珠依旧会聚集在车座上，电量依旧需要精密地计算，在车流中穿行时，我要计算每个路口的通过时间。但每当转弯时车身倾斜的刹那，我总能听见父亲的声音：“提前减速，别急刹。”“电量一定要提前计算。”这些叮嘱化作我内心的自信。

在后视镜里，我仿佛看见晨光中的剪影，那是父亲站在楼道口，目送着我骑远。电动车从未改变，只是骑手换了。而爱从未因电量耗尽而消失，它只是从原先的亲自护送变成了现在的隐形守望，在每一个需要导航的路口，为我亮起温柔的光。

李瑞婧 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初三(21)班

很温暖。那句朴素的关心，像栀子花的香气，轻轻落在心上。

走出不远，身后传来一声惊呼。回头望去，原来有人打翻了饮料，褐色的液体在地上漫开。正犹豫着要不要帮忙，就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已经站了起来——是编花的奶奶。她从门边拿来“小心地滑”的黄色牌子放好，又掏出抹布，蹲下身，一下一下地擦起来。

行人来来往往，有人绕道而行，有人投去一瞥，也有人停下帮忙。她蹲在那里，银发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那一刻，她不再只是个卖花的老人，而是这匆忙都市里，一个安静的、温暖的存在。

古人赞美栀子花：“色疑琼树倚，香似玉京来。”那玉京，该是天上的宫阙吧。栀子花的白，是不染尘埃的白；它的香，是清透澄澈的香。我爱它，不只因这颜色与香气，更因它从蓓蕾到凋零，始终保持着那一份素净的初心——不争不抢，只是静静地开放，默默地芬芳。

就像那位奶奶。她坐在城市的角落里，编着花环，也编着对生活的热爱；卖着花香，也传递着人间的温情。这温情，不在言语里，而在那轻轻拍过的手背上，在那默默擦拭的身影里。

绽放的栀子花，飘香从未结束……

孙靖轩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蒲公英小学四(1)班

蓝色光墙却“嗡”地将我弹开，整条胳膊都震得发麻。龙王急忙解释：“此乃波塞冬设下的结界！需借大圣的金箍棒方能镇压。”孙悟空将金箍棒往光墙前一杵，口中念念有词：光墙应声碎裂，化作万千星点消散。三叉戟“嗖”地飞入我手中，宝石内顿时翻涌起细碎浪涛，仿佛将整片东海都收束其间。回到花果山时，猴子们早已摆开盛宴：仙桃堆成小山，酒香四溢。我举着三叉戟与小猴子们追逐嬉戏，连风里都裹着快活的笑声。三叉戟在我手中轻巧地转动，时而激起细小的水花，在夕阳下折射出七彩光芒。正当我们玩得尽兴，一道青光忽然裹住我全身。手中还残留着三叉戟的余温，耳畔花果山的欢笑声渐渐远去，龙宫的浪涛声也化作书页翻动的轻响。

我摸着《西游记》的封面会心一笑。孙悟空的本领藏在金箍棒里，而我的“本领”，是要把书中的勇气装进心中。待我长大，也要像齐天大圣那样，用属于自己的方式，守护所爱的一切。这份来自龙宫的馈赠，不仅是一件神兵，更是一颗勇敢的种子，在我心里扎了根。

想念家乡那腊肉

张树心 江苏省常州经开区小学四(2)班

的是猪肉做的腊肠了。以往在常州，也有腊肠卖，可跟我家乡的腊肠是不能比的。如果你吃饭时用筷子夹着一整条腊肠往嘴里送，非咸死你不可！正确的吃法是：把腊肠横切成小片，上面洒上一点儿我家秘制的辣椒油，用手将其撕成肉丝，吃一口米饭，就一根肉丝，好吃得不得了！

漫画老师

李国琛 江苏省镇江市南徐小学四(6)班

我的画画老师姓任，是一位独特的老师，他就像一本充满趣味的漫画书，每一页都藏着不一样的精彩。

他头发稀疏，宛如秋日里即将凋零的草丛；下面嵌着一双大小恰到好处的眼睛，鼻梁高挺，乍一看，活脱脱一副老实人的模样。再看他那双不太起眼的手，上面布满了厚厚的茧——那是长年握笔留下的印记。

任老师是个温柔的人。刚上课时，我曾因走神画错了一处，心里正忐忑不安，生怕迎来一顿严厉批评。谁知他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，微笑说：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先这样画吧！”那声音像一阵春风，拂去了我心

头的紧张。我愣住了，原来犯错也可以被如此宽容对待。那一刻，我对任老师的温柔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
如果说温柔是他的一面，那么风趣便是他的另一张面孔。班上有个外号“屎壳郎”的同学，总爱左顾右盼、交头接耳，这会儿又发起呆来，早已将课堂规矩忘得一干二净。任老师见状并不动怒，反而笑眯眯地说：“我来讲个故事，好不好？”话音刚落，全班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在他身上。

他讲得绘声绘色，语调时而轻快如溪流，时而低沉似夜风，偶尔猛然提高音量，让全班精神为之一振。我闭上眼，仿佛看见惊险的悬